

鲁迅《四日》转译底本考

陈晓淇

摘要：本文通过文本比对分析确定鲁迅《四日》是根据更为忠实于俄语的德语译本，即 W. Garschin 的 *VIER TAGE* 进行翻译的。但经过文本考察发现，在一部分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上，《四日》与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本《四日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鉴于鲁迅对二叶亭四迷的关注，《四日》有参考日语译本的可能性。而鲁迅没有以日语译本为底本的原因，是其在《域外小说集》辨言中提出的“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翻译观。鲁迅“诚”的翻译观的形成原因包括鲁迅对自身的读者定位的明晰、外语能力的增加和接触的外语语种增加，以及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界的变化。

关键词：W. Garschin 二叶亭四迷 《域外小说集》 “诚” 周作人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辨言中明确提出的“诚”的翻译观，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高张一帜。¹《域外小说集》为鲁迅与周作人合作，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小说集，于1909年先后出版了第一册和第二册，其中鲁迅撰写了辨言、略例，翻译了《默》、《漫》（均收录于第一册）和《四日》（收录于第二册）三篇。对于《漫》和《四日》这两篇文章的底本，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如李定（1991）认为该篇据德文转译，²北京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1999）记载“以德文转译”，³李艳丽（2014）认为该篇据日语转译。⁴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樽本照雄在其编写的目录中保留了这一争议。⁵以上说法出自几人编写的目录或是论文附录，均未对两篇文章的文本进行考证。

域外小说集出版的1909年之前，《默》、《漫》，《四日》三篇均有德语译本，且《漫》和《四日》有日语译本，分别为山本迷羊刊登在1908年12月1日于博文馆出版的杂志《太阳》第14卷

¹ 陈福康：《中国译学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67页。

² 李定：《俄国文学翻译在中国》，收录于智量等著《俄国文学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据[日]樽本照雄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X》，清末小说研究会2015年10月版，第3888页。

³ “第一册收小说七篇，其中安特来夫的《漫》和《默》署‘树人译’；第二册收小说九篇，其中迦尔淘的《四日》署‘树人译’，均系以德文转译。”据北京博物馆编：《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州教育出版社，1999年102页。

⁴ 李艳丽：《晚清日语小说译介研究（1898-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184页。

⁵ “原作不記[阿四 241][阿英 146][漢訳 2225][編年 244][編年④1810][劉晚 335][艷麗 11]二葉亭四迷訳「四日」[艷麗 14-46 頁](日)二葉亭四迷訳「四日間」『新小説』7 (1904) [艷麗 14-84 頁][艷麗 14-77 頁][艷麗 14-140](俄)迦爾淘(VSEVOLOD GARSHIN)著「四天」。(日)二葉亭四迷訳「四日間」『新小説』7 (1904) [祖毅 737][魯版 179][廣告 1-325]ドイツ語訳より転訳(李定)”，[日]樽本照雄編：《清末民初小说目录X》，清末小说研究会，2015年10月3888页。

第16号上《嘘》，和二叶亭四迷发表在明治三十七年（1904）7月的《新小说》上的《四日間》。

《域外小说集》一书于日本出版，彼时鲁迅已经在日本留学7年了，有看到日语底本的可能性。此外，观察鲁迅在留学期间制成的剪报、《鲁迅日记》等相关材料我们会发现，相较于山本迷羊，鲁迅对二叶亭四迷有着持续的关注。故而本文重点着目《四日》这篇文章，对其底本和参考底本进行了文本分析和史料追踪。本文根据关西大学增田涉文库所藏《域外小说集》第二册中的《四日》，将其与俄语原文，即弗谢沃洛德·米哈伊洛维奇·迦尔洵（Гаршин, Всеволод Михайлович）*Четыре дня*；收录于1887年由Bassermann出版的*Pessimistische Erzählungen, Außerdem: Kruschewan, P. A.: Sie ging nicht zu Grunde*中由W. Garschin翻译的*VIER TAGE*和收录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7月《新小说》中由二叶亭四迷翻译的《四日間》进行对比，对鲁迅《四日》的转译底本进行了考证，并对《四日》的调整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鲁迅挑选底本的原因，即鲁迅“诚”的翻译观。

一、《四日》底本考辨

基于以下三个理由，可以认为《四日》是根据德语底本而非日语底本翻译的。

第一个理由是《四日》的句子拆分方式与德语版本有着极高的相似度。以原文第一段的前半部分（例1）为例，俄语原文*Четыре дня*、W. Garschin的德语译文*VIER TAGE*、二叶亭四迷的日语译文《四日間》、鲁迅的译文《四日》如下。为方便阅读，本文附上了由高文风据俄语翻译的译文《四日》作为参考（收录于198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迦尔洵短篇小说集》）。

（例1）

俄语原文：

Я помню, как мы бежали по лесу, как жужжали пули, как падали отрываемые ими ветки, как мы продирались сквозь кусты боярышника. Выстрелы стали чаще. Сквозь опушку п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то красное, мелькавшее там и сям. Сидоров, молоденький солдатик первой роты («как он попал в нашу цепь?» – мелькнуло у меня в голове), вдруг присел к земле и молча оглянулся на меня большими испуганными глазами. Из рта у него текла струя крови. Да, я это хорошо помню. Я помню также, как уже почти на опушке, в густых кустах, я увидел... его. Он был огромный толстый турок,.....

德语译文：

Ich weiß noch, wie wir durch den Wald liefern, wie die Kugeln pfffen, wie die von ihnen abgerissenen Zweige zu Boden fallen und wie wir uns durch Hagedornsträucher hindurchzwängen. Die Schüsse gefallen immer häufiger. Durch das Unterholz am Waldrand sah man hier und da etwas Rotes aufflammen. Sidorow, ein junger Soldat der ersten Kompanie (ich ist er bloß in unserer Kette geraten? dachte ich eben noch), hockte sich plötzlich hin und starrte mich mit groben erschrockenen Augen an. aus seinem Mund ann blut. ja, ich entsinne mich dessen noch gut. ich erinnere mich auch, war

ein Riesengroer, dicker Türke,……

日语译文:

忘れもせぬ、其時味方は森の中を走るのであつた。シュツシュツといふ弾丸の中を落来る小枝をかなぐりかなぐり、山査子の株を縫ふやらに進むのであつたが、弾丸は段々烈しくなつて、森の前方に何やら赤いものが隠現見える。第一中隊のシードロフといふ未だ生若い兵が此方の戦線へ紛込でゐるから《如何してだらう?》と忙しい中で閃と其様な事を疑つて見たものだ。スルト其奴が矢庭にペタリ尻餅を搗いて、狼狽た眼を圓くして、ウツとおれの面を看た其口から血が滴々……いや眼に見えるやうだ。眼に見えるやうなは其而已でなく、其時ふッと氣が付くと、森の殆ど出端の蓊鬱と生茂つた山査子の中に、居るわい、敵が。大きな食肥た奴であつた。

《四日》:

吾輩趨經大野，銃丸雨集有聲，樹枝爲動，復入棘林，宛延而進，吾今茲猶記之也。射益烈，天垂時起赤光，隱見無定處。什陀洛夫者，少年軍人，第一中隊屬也，——時吾自念，彼胡爲妄入此戰綫耶——陡仆於地，默不聲，張目厲視吾面，血溢於口如湧泉。是誠然，吾今猶記之確也。且又記之，當大野盡處，叢棘之中，吾乃見……彼。彼百而壯，突厥人也。

高文风译文:

我记得，我们在林中奔跑，子弹嗖嗖地尖声呼啸，打得枝叶纷纷坠落。我们窜跑出山楂树丛。射击声更加密集。透过林边闪现出一片红光，忽此忽彼地出没不定。第一连的年轻士兵席道洛夫（“他怎么到了我们的散兵线？”我头脑里蓦地一闪）忽然翻身坐倒，一言不发，呆瞪起惊恐万状的眼睛望我。他嘴里淌出一股鲜血。对，这场景，我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几乎就在林边的茂密灌木丛里，我看见了……看见了他。这是个身高体壮、肥胖不灵的土耳其人。

例 1 下划线部分，俄语原文为括号内套书名号，书名号后以破折号连接；德语译文仅保留标点符号括号；日语译文仅保留标点符号书名号。《四日》以两个破折号相连，破折号连接的部分与德语译本括号括出的部分一致，可以认为鲁迅将德语版本的括号换为了破折号。本文关注标点符号的原因是，二叶亭四迷因将破折号和省略号这两类标点符号自俄语引入日语而闻名，而《域外小说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创新之处就是使用了破折号和省略号这两类西式的标点符号。在引入标点符号这一方面，或许鲁迅会有参考二叶亭四迷的可能性。

第二个理由是鲁迅翻译出了日语译文省略的信息。本文以原文第四段（例 2）和原文倒数第四段（例 3）为例做出说明。

（例 2）

俄语原文:

Я проснулся. Почему я вижу звезды, которые так ярко светятся на черно-синем болгарском небе? Разве я не в палатке? Зачем я вылез из нее? Я делаю движение и ощущаю мучительную боль в ногах.

德语译文:

Ich bin erwacht. Warum sehe ich die Sterne, die so hell am dunkelblauen bulgarischen Himmel leuchten? Bin ich nicht im Zelt? Weshalb bin ich aus ihm herausgekrochen? Ich bewege mich und verspüre einen quälenden Schmerz in den Beinen.

日语译文:

ふつと眼が覚めると、薄暗い空に星影が隠と見える。はてな、これは天幕の内ではない。何で俺は比様な処へ出て来たのかと身動をしてみると、足の痛さは骨に伝へるほど!

《四日》:

吾覺矣。乃又胡以見星，見此燦然於勃爾格利亞蔚藍天宇者耶? 詎吾非在穹廬中，且見棄於衆者又何耶? 時自動其身，乃驟覺劇痛發於足。

高文风译文:

我苏醒过来。为什么我能望得见闪烁在保加利亚暗蓝色天宇的星斗? 难道我不是在营帐里? 我为了什么爬出来的? 我略一动弹，感到腿上一阵难忍的剧痛。

在例 2 的下划线部分中，俄语原文点明了“我”的国籍 болгарском (Bulgaria)，德语译文为 bulgarischen (Bulgaria)，二叶亭四迷将国籍省略了。如果依据日语译文，《四日》中不可能出现“勃爾格利亞蔚藍天宇者”这句话。

(例 3)

俄语原文:

— Ну, господь с вами, голубчик, спите себе.

德语译文:

》 Nun, Gott helfe Ihnen, mein Lieber, schlafen Sie. 《

日语译文:

「さらぢやらうさらぢやらう寝ろ寝ろ。」

《四日》:

曰，“諾，神相汝，小友，盍且寐矣。”

高文风译文:

“好，上帝保佑您，亲爱的。您尽管睡吧。”

在例 3 的下划线部分中，俄语原文为“Ну, господь с вами (好吧，上帝与你同在)”，德语译文为“Nun, Gott helfe Ihnen (嗯，上帝保佑你)”，日语译本省略了这一部分。但《四日》中有“諾，神相汝”这一短句。

除文本分析的证据外，从当时周围人的回想录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鲁迅没有以二叶亭四迷的译文为底本的文字证据。当时与鲁迅生活在一起的周作人曾这么评价二叶亭四迷的译文：⁶

⁶ 周作人《学俄文》，《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49-250页。

二叶亭因为自己是文人，译文的艺术性更高，这就是说也更是日本化了，因此其诚实性更差，我们寻求材料的人看来，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不好当作译述的依据了。

事实上，周作人这里的说法并不全面。鲁迅前往日本留学的 1903 年至 1909 年，包括周作人来到日本是在 1906 年，都是二叶亭四迷的翻译观发生变化之后的时期了。这一变化可以参考二叶亭四迷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发表的总结性文章《余が翻訳の標準》。其中二叶亭四迷写到“我曾想原样挪移原文的声调”，但“出来的结果如何呢？我拿起自己的译文，这实在是太难阅读了，堪称‘佶屈聱牙’”。⁷ 为增加译文可读性，二叶亭四迷谈及自己曾想以茹科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уко́вский）翻译的拜伦诗歌时的翻译标准，即“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挥原作的思想”的方式进行翻译，但“按茹科夫斯基流进行翻译的话，如果成功了自然风光无比，但如果失败了，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了”，而自己“对于自己的手腕不自信，没法做到这一点”。⁸

“原样挪移原文的声调”的作品指的是 1887 年的《あひびき》和《めぐりあひ》。这两部作品在当时其实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日本近代文学家内田鲁庵曾这么评价：在言文一致文体问世的时期，确立二叶亭四迷的文坛地位的不如说是其译文《あひびき》。⁹ 日本翻译学研究家柳田泉称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作品《あひびき》等的出现代表文学翻译界产生了质的变化，日本读者们开始追求符合原文的翻译作品。¹⁰ 日本俄国文学研究家木村彰也高度评价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作品《めぐりあひ》：“在逐词翻译中也是无可比拟地、无比重视原文的逐词翻译”，“哪怕原文中有数个重复的过去式，都遵照原文忠实地翻译出来了”。¹¹

然而完全忠实于原文，即完全的逐词翻译的结果是“佶屈聱牙”，没有达到二叶亭四迷预想的效果。因而在后期，二叶亭四迷开始注重于译文的可读性。而注重可读性，如例 2 中模糊了主人公的国籍、例 3 中删去了明治时期的日本读者不熟悉的“上帝保佑你”的宗教表现等处理手法，使得译文更“日本化”这一点为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所不赞同，这也是《四日》选择了更为忠实于俄语原文的德语译本作为翻译底本的原因。

二、《四日》的调整

在明晰了《四日》的底本为更为忠实于俄语原文的德语底本后，将其与德语底本对比本文发现，《四日》相较于德语底本也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其中一部分调整，可以在日语译本《四日間》（以下简称《四日間》）中找到对应，这也是本文认为《四日》有可能参考了二叶亭四迷译文的重要依据。

相较于《漫》和山本迷羊的《嘘》，《四日》和二叶亭四迷的《四日間》在汉字的使用情况上

⁷ [日] 中村光夫编《二葉亭四迷・嵯峨の屋おむろ集》，筑摩書房，1971年108页。

⁸ [日] 中村光夫编《二葉亭四迷・嵯峨の屋おむろ集》，筑摩書房，1971年110页。

⁹ [日] 内田魯庵《おもひ出す人々》，筑摩書房，1948年254页。

¹⁰ [日] 柳田泉：《明治初期翻譯文學の研究》春秋社，1961年113页。

¹¹ [日] 木村彰，《二葉亭のツルゲーネフものの翻訳について》，《文学》1956年44页。

有一定的相似。以《嘘》和《漫》的开头部分（例4），以及《四日間》和《四日》的第五段前半部分（例5）为例。

（例4）

山本迷羊《嘘》：

『嘘つき！お前はほんとに嘘つきだね！』

『何だってそんなに怒鳴つけるの？——皆に聞えるぢやありませんか』

ホレまた嘘をついた。自分は怒鳴りやしなかつたのに……僕ア蟲の鳴くやうな聲で靜うかに言つたんだ。僕ア女の手を握つて極々小さな聲で言つたんだ…それだのにあの毒のある

『嘘』つて語は、性惡の小蛇のやうに耳元で囁いた。

『妾、貴郎を愛してるのよ』と女は言ひ足して、『だから貴郎だつて妾を信用して下さらなくっちゃア。ね、ちよいと、お嫌なの？』

そして女は僕に接吻をした。が、僕が捉へて抱きしめてやらうと思つたときには、奴はいつの間にか即ら其處には居なかつた。女は薄暗い廊下から姿を消してしまつたので、僕もその跡を追つて多勢の方へ行く。樂しげな響宴も終ぎはであつた。一體其處を何處だと思ふ？——抑彼奴が僕に、貴郎もいらッしやいなと言つたから來て見たんだ、と、どうだ、多勢の奴等は、まるで正氣を失つたやうに終夜踊り廻つて、僕のとてへは談話をしに來る奴も無い。僕は仲間外れになつて、獨法師で樂隊の後方の隅つてにほつねんとして居た。大きな喇叭の口が眞正面に自分の方へ向いてゐたが、その奥から、何處の馬の骨だか途方もない聲を出して喚いたう、又二分隔には無遠慮な切々な調子で、ワッ、ハッ、ハッといふ。

《漫》：

吾曰，“汝謾耳！吾知汝謾。”

曰，“汝何事狂呼，必使人聞之耶？”

此亦謾也。吾固未狂呼，特作低語，低極昂昂然，執其手，而此含毒之字曰謾者，乃尚鳴如短蛇。

女復次曰，“吾愛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遂吻我。顧吾欲牽之就抱，則又逝矣。其逝出薄暗迴廊間，有盛宴將已，吾亦從之。是地何地，吾又安知者。惟以女祈吾蒞止，則遂來，觀彼舞偶如何婆娑至終夜。衆不顧我，亦弗交言，吾離其群，獨煢然坐室隅，與樂工次。巨角之口，正當吾坐，自是中發滯聲，而每二分時，輒有作野睽者曰，呵——呵——呵！

例4中，在破折号以及省略号等标点符号，以及分段处等方面，《漫》和《嘘》没有相似之处。且在动词、名词的汉字上也不存在相似之处，“僕ア女の手を握つて”为“握”，“執其手”为“执”。

而《四日間》和《四日》在汉字层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例5）

二叶亭四迷《四日間》：

何さまこれは負傷したのに相違ないが、それにしても重傷か擦創かと、傷所へ手を遣つてみれば、右も左もベツとりとした血。觸れば益々痛むのだが、その痛さが齧齒が痛むやらに間斷なくキリキリと腹を撈られるやうで、耳鳴がする、頭が重い。兩脚が負傷したことはこれで臆氣ながら分つたが、さて合點の行かぬは、何故此儘にして置いたらう？

《四日》：

然夫，吾傷於戰矣！惟創之輕重奈何耶？漸伸手撫痛處，則右足滿以血汗，如左足焉。且手之所觸，痛乃加劇，其爲痛如——齧齒，絲絲無止，徹於心曲。耳大鳴，首亦岑岑然，知兩足皆創矣。第衆置我於此者曷故？

相较于例4，例5有着极高的相似度，如形容词“重傷か擦創”与“創之輕重”，如动词“觸”，如名词“耳鳴”等。特别是“齧齒”这个词语，很有可能源自《四日間》。参考德语译本和俄语原文：

（例5补充部分）

俄语原文：

Да, я ранен в бою. Опасно или нет? Я хватаюсь за ноги там, где болит. И правая и левая ноги покрылись заскорузлой кровью. Когда я трогаю их руками, боль еще сильнее. Боль, как зубная: постоянная, тянущая за душу. В ушах звон, голова отяжелела. Смутно понимаю я, что ранен в обе ноги. Что ж это такое? Отчего меня не подняли?

德语译文：

Ja, ich bin in der Schlacht verwundet worden. Gefährlich oder nicht? Ich greife an die Beine, dorthin, wo es weh tut. Sowohl das rechte wie das linke Bein sind mit geronnenem Blut bedeckt. Wenn ich sie mit den Händen berühre, wird der Schmerz noch stärker. Es ist wie Zahnweh: anhaltend und die Seele zermürbend. Dumpf begreife ich, daß ich an beiden Beinen verwundet bin... Was ist das? Warum hat man mich denn nicht aufgehoben?

俄语原文为“Боль, как зубная（像牙一样疼痛）”，德语部分为“Es ist wie Zahnweh（就像牙痛一样）”，均未点明是齧齒。

“齧齒”一词并不是偶然，在《四日》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疑似从《四日間》中由来的表述方式，如下例。

（例6）

俄语原文：

Надо мною – клочок черно-синего неба, на котором горит большая звезда и неск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х, вокруг что-то темное, высокое. Это – кусты. Я в кустах:, меня не нашли!

德语译文：

Über mir ist ein Streifen dunkelblauen Himmels, an dem ein großer Stern und einige kleine

flimmern; rings um mich ragt etwas Dunkles, Hohes. Ich liege im Gebüsch; man hat mich nicht gefunden!
二叶亭四迷《四日間》:

と視ると頭の上は薄暗い空の一角。大きな星一ツに小さいのが三ツ四ツきらきらとして、
周圍には何か黒いものが轟々と立つてゐる。これは即ち山査子の灌木。俺は灌木の中に居る
のだ。さてこそ置去…

《四日》:

臨吾上者，有蒼天一角，天半見一巨星，燦然作光，益以小星三四。四周何有，爲闇爲高，
此棘叢也。吾臥棘林中，衆遺我矣！

俄语原文为“несколько (a few)”，德语译文为“einige (a few)”，而《四日間》将其具化为
“三”、“四”，《四日》中也是如此。

此外，从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鲁迅对二叶亭四迷有着持续的关注。

第一点是周作人的回忆录证明。上文中曾提到，周作人说的是“只能用作参考的资料”，也
就是说，二叶亭四迷的译文能作为“参考的资料”。鲁迅曾参考二叶亭四迷 1908 年的译文对《红
笑》进行过修改，¹² 而《红笑》是鲁迅拟收录《域外小说集》第三册的短篇小说之一。此外，鲁
迅在留学日本期间收藏了二叶亭四迷译的果戈里的《狂人日记》，该作品后来成了鲁迅第一篇白
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启发。鲁迅在留日回国后，还曾购买和收藏了东京博文馆出版的缩印版
《二叶亭四迷全集》三卷，其中第三卷收录的就是 9 篇二叶亭四迷翻译的果戈里、高尔基和迎尔
询等人的长篇小说。¹³

因而我们可以推测，鲁迅翻译《四日》时有参考二叶亭四迷的《四日間》的可能性，并且这
个可能性非常高。

《四日》中的另一部分无法与德语底本、俄语原文、日语译本找到对应的调整，应该属于鲁
迅根据自己判断而做出的调整，特别体现在对分段和标点符号的调整、语序的调整和特殊词汇的
调整。如例 1 中将全文首句“Я помню”挪到第一句最后变成“吾今兹犹记之也”，大量添加破折
号（迎尔询的俄语原文中有 9 个破折号，38 个省略号；W. Garschin 的 *VIER TAGE* 有 23 个破折号，
30 个省略号；二叶亭四迷的《四日間》中有 15 个破折号，31 个省略号；鲁迅的译文有 56 个破折
号，33 个省略号）等。

三、鲁迅“诚”的翻译观

对于当时身处于日本的鲁迅，日语译本会更容易入手（并且很有可能已经入手了日语译本）、
更容易翻译。在《域外小说集》之前，鲁迅已经根据日语译本独立翻译了短篇小说《哀尘》和

¹² 鲁迅在修改学生梅川翻译的《红笑》时，根据的就是二叶亭四迷的译本。据《鲁迅全集》第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 127 页。

¹³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藏书研究 鲁迅研究资料增刊》，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 年 271
页。

《造人术》，长篇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已经有了足够的日语翻译经验。但鲁迅却依旧“舍近求远”选择了更忠实于俄语原文的德语译文。本文认为这出于鲁迅“诚”的翻译观，即《域外小说集》的辨言中写到的：“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逡徙具足耳”。¹⁴

事实上对于底本内容忠实的翻译观，早在鲁迅从事翻译的第一年，其翻译作品《哀尘》中已经有所体现了。《哀尘》是与森田思轩日语底本的对译，未对日语底本的分段做更改，在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词上忠实地挪用了日语译本词汇的发音或是汉字。发表于1905年的短篇翻译小说《造人术》也将日语译文的内容忠实地、完全地翻译了出来。然而日语底本中存在着对原文的删改，如《造人术》的底本《造人術》删除了原文中的前两段，并添加了对实验室的情景描写。

在执笔翻译到《域外小说集》的时候，鲁迅已经开始注意到要与转译底本的原文对应。《域外小说集》的问世标志着鲁迅“诚”的翻译观的形成。在辨言中鲁迅明确提出了“不对原文肆意删改才是忠实于原文（任情删易，即为不诚）”的“诚”的翻译观，在底本选择方面也摒弃了对原文肆意删改的日语译文，多了一道对转移底本进行考证的工序。

纵览鲁迅七年的留日生涯，本文认为鲁迅在《四日》中体现的“诚”的翻译观应该是出于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鲁迅在留日后期对自己的读者定位有了模糊的判断。鲁迅在谈及“硬译”时曾写到，“硬译”是为了“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¹⁵而对于其他的读者，则是分别讨论。对于“有略能识字的”读者，“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且“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而对于“有识字无凡的”，“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¹⁶

在刚留学日本的第二年1903年，只是“经过日本这一异文化的触媒而接连诞生的大批‘爱国青年’当中的一个”的鲁迅，¹⁷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怀，但年仅二十三岁、刚接触翻译的他或许还不会想到要明确自己的读者群体。因而在他的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如《哀尘》般的人文关怀，也有根据材料创作的《斯巴达之魂》，更有将原文压缩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后面两者的翻译方法恰如他在曾谈到的对“略能识字”的读者的方法。而1905年之后，鲁迅对于读者的定位已经有了雏形。在留日后期，他的翻译仍采取文言文的形式，或许还没有“对语法进行改造”的这一目的在，但已经有想要将新的形式介绍给读者的意图在了。如同二叶亭四迷将省略号引入日语一般，鲁迅在《域外小说集》的《四日》一篇中大量使用了新的标点符号“——”和“……”也是很好的证明。

¹⁴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汉译文学序跋集》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422页。

¹⁵ 鲁迅，《“硬译”与文学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13页。

¹⁶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91-392页。

¹⁷ 北冈正子：《鲁迅 日本という異文化のなかで—弘文学院入学から「退学」事件まで》，关西大学出版部，2001年2页。

第二个原因就是随着鲁迅外语能力的增加，对翻译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点。在1903年弘文学院时期，鲁迅刚接触日语，对于《哀尘》这类原文仅有四千余字的短篇小说的翻译自然是可以做到“随读随译，速度惊人”，¹⁸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类原文长达数十回的长篇的小说，翻译就吃力得很了。此外，在《哀尘》的文本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误译和大量借用汉字的情况。而在1905年这篇原文同样为四千余字的短篇小说《造人术》中就几乎看不到误译了。足以看到鲁迅的日语能力的提升。

第三个原因就是随着1906年的周作人来日，鲁迅的外语渠道也增加了。周作人在赴日之前便熟练掌握英语和德语，《红星佚史》中诗歌的翻译便是由周作人口述，鲁迅翻译的。两人生活在一起，并大量读书、译书，乃至因周作人不想翻译而挥起“老拳”揍周作人。¹⁹因而鲁迅很有可能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接触翻译更为准确的英语译本或是德语译本。例如，鲁迅对自己热衷的林译小说²⁰中肆意删减之处渐渐开始抱有不满意，²¹也是因为经由周作人了解了英语原文才得知有肆意删减之处的。

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明治时期日本翻译界的变化。在明治时期，日本翻译家的态度也从介绍到了翻译，他们开始注重与原文形式的对应，甚至于出现逐词翻译的《あひびき》。这篇以言文一致的文体逐词翻译了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猎人笔记》（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中的一节的翻译作品是日本翻译史上的重要标志，日本翻译学研究家柳田泉称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作品《あひびき》等的问世代表着文学翻译界产生了质的变化，日本读者们开始追求符合原文的翻译作品。²²而自从留日早期就开始阅读翻译得比较准确、完整的日译本的鲁迅也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日本翻译界对于“形式对应”的追求的影响，²³进而提出“诚”的翻译观。

附注：本文曾在第三届东西语言接触研究学会上发表（韩国庆星大学校，2022年12月23日），蒙与会学者惠赐宝贵意见，谨致谢忱。笔者据此做了修改，不足之处将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完善。

¹⁸ 沈颀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42页。

¹⁹ “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葑赶来劝开了。”周作人《鄂波尼沙陀》，《知堂回想录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260-264页。

²⁰ 鲁迅早期对林译小说非常热心，随出随买，并让周作人寄给他。参考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3页。

²¹ 鲁迅对林纾“不谙原文，每遇叙难状之景，任意删去，自然也不以为然”，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16页。

²² 柳田泉，《明治初期翻譯文学の研究》，春秋社，1961年113页。

²³ 马力，《鲁迅在弘文学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二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21页。